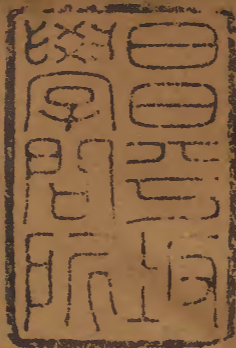


伊洛淵源錄 七之十



漢書門類		九四三九號	一〇五函	二架	一四二冊
------	--	-------	------	----	------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三九號	一〇五冊	八架
------	--	----	-------	------	----

理學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9
冊數	142 ( 7 )	
函號	299	47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伊洛淵源錄卷第七

淺草文庫

尤溪劉鵬略渭三

羅源陳紹濂尚友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晉江史大範子疇

全校

平和汪奇猷嘉仲

呂侍講

家傳畧



公諱希哲字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以恩補官元祐中爲  
講官遷諫官不拜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  
徽宗召爲光祿少卿出守奉祠而卒

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那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少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畧降辭色時公方十

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公始從安定胡先生瑗于太學後遍從孫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觀王公安石學安石以爲凡士未官而事科舉者爲貧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學者不由公聞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頤俱事胡先生居並舍公少程先生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兄弟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遊由是知見日益廣

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  
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

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淳忽  
嘆曰不知此地自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耶  
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然公  
取人先論知見次乃考其所爲嘗言正叔先生自小說  
話過人嘗笑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者又說世人喜說  
某人只是說得正叔言只說得好話亦大難好話亦豈  
易說也公以爲二程遠過衆人者學皆類此

王公安石與正獻公旣相推重而公又從之學自嘉祐間  
內外事多不甚治王公與當世諸賢務欲變更畧放前  
代別立法度登進善人修建學校其所施設者公皆預  
聞之矣然自秉政施設次第往往與舊說不合又愎諫  
自信動失衆心寢與公父子不同後欲用其子雱侍講  
殿中乃欲先引公公固辭乃止

公爲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正  
心誠意爲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  
雖左右之人且不能喻况天下乎

公雖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辭色悅人以私在邢州日劉  
公安世適守潞州邢潞鄰州也公之子疑問嘗勸公與

劉公書通勤懇公曰吾素與劉往還不熟今豈可先意相結私相附託耶卒不與書

公晚居宿州真陽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公處之晏然靜坐一室家事一切不問不以毫髮事託州縣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閒居日讀易一爻遍考古今諸儒之說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久之方罷

公之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

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

元祐初程先生議請封建欲自封孔子後始公曰方今母后臨朝衆議不一扶傷敗如是足矣此豈大有爲時邪

程先生默然而去

按程氏文集修立孔氏條制但云添賜田并舊賜爲五百頃設溝封爲奉

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未嘗遽請便行封建也

公自少年既從諸老先生學當世善士悉友之矣晚更從高僧圓照師宗本證悟師修顯遊盡究其道別白是非斟酌深淺而融通之然後知佛之道與吾聖人合本中嘗問公二程先生所見如此高遠何以却佛學公曰只爲見得太近

遺事 八條

榮陽公在淮陽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

如此

見呂氏雜志下同

榮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父過山陽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于水而榮陽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死者時徐仲車先生年幾七十矣作我敬詩贈公曰我敬呂公以其德齒敬之愛之何時已已美哉呂公文在其中見乎外者古人之風惟賢有德神相其祉何以祝公勿藥有喜

仙源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榮陽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爲不可及

榮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爲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于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

見章

榮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有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

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者蓋觀于此而知之

公嘗言孝子事親須時時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見呂氏雜志

榮陽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

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又嘗言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不慊于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

元祐間伊川先生既歸洛寄范公淳夫書云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子

崇寧元年叔父舜從至洛中請見先生先生召食坐間問事甚眾先生一一酬答臨行又請教語甚詳既而微笑

曰却只被公家學佛

舜從即侍講之子也

范內翰名祖禹字淳夫蜀人元祐中為給諫講讀官入翰林為學士後坐黨論貶死家傳遺事載

伊洛遺事 卷之七  
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于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于程氏故今特著先生稱道之語以見梗槩他不得而書也  
遺事 五條

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見程氏外書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見

公遺事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

頤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

頤曰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

是非導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見程氏遺書

尹彥明問范淳夫之爲人先生曰其人如玉見外書

楊學士名國寶字應之無他叙述獨伊川有祭文而呂氏諸書記其言行之一二然詳祭文亦先生交遊耳非門人之列也呂氏言其元豐中已老則年輩與先生亦相若云

祭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于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于遊歲時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于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竒蘊曾



未得施天胡為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為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于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申予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遺事 六條

楊國寶應之子從姑之子也少強學力行元豐中會于都

城予見其貧而不屈老而益壯以詩贈之曰獨抱遺經

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見呂氏家塾記

楊應之勁挺不屈自為布衣以至官于朝未嘗有求于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也篤信好學至死不變見童蒙訓下同

應之元祐間用范丞相堯夫薦館職不就試授成都轉運

判官有屬官與之辯論應之嘉其才即薦之朝自成都

召為校書郎有遠房舅在蜀中官滿貧不能歸應之盡

以成都所得數百千遺之其自立如此

楊十七學士應之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遠識特異

流俗常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

酒一壺如是足矣伊川先生常以為交遊中惟楊應之

有英氣見呂氏雜志下同

伊川先生曰楊應之在交遊中英氣偉度過絕于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

以富文忠公處事尤不免有心如孫威敏操行不端石  
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已乃薦威敏可代已守道  
可任臺諫又知劉原父文學絕人而以其喜訕韓富亦  
加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况常人乎雖然毫髮之失  
生于心術其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豈不要賢師友以  
規正其微邪此應之之論也

楊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于人元豐間親喪服  
除至京師寓于家榆林舊第日以麤飯置一盆又以一  
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于人卒能有立  
云

朱給事

墓誌銘

范丙翰

公諱光庭字公揆河南偃師人父景光祿卿贈太尉母宗  
氏崇國太夫人李氏會昌縣太君嘉祐二年登進士第  
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范伯淳主鄆  
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  
傑文潞公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內外艱服除  
爲修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轉易皆爲稅籍朝廷遣  
使按畝加程總四萬餘石公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  
令宅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公不答一人而輸以時

是以樞臣薦得召對神宗問所治何經公對以少從孫  
後授春秋又問中外有所聞乎公對曰陛下卽位以來  
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  
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呂丞相大防守長安辟僉書  
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爲都會事多倚公以辦  
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公執白不從部使者  
怒宣言將加以乏軍興罪公請督治獄祠以避之神宗  
山陵韓獻肅公尹洛奏公勾當山陵事事以時集洛人  
不知有大役司馬文正公薦召爲左正言首以辨大臣  
忠邪爲言又請天子燕閒與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

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  
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太皇太后嘉公正直諭  
以朝政闕失當安心言之勿畏避公自以遇二聖之知  
夙夜竭力知無不言時進退大臣損益政事公密勿啟  
沃多見施行遷左司諫請罷遣使高麗褒崇先聖增錫  
土田別異世襲論急務十事一議官制二罷保甲三糾  
合宗室四省浮費五罷京師倉法六汰冗官七議河患  
八慎數易吏九懲獄官慘酷十禁淫祠河北饑遣公賑  
濟大發倉廩所全活甚衆拜右諫議大夫請召講官使  
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選給事中有詔幸後

苑賞花釣魚燕羣臣會春寒公請罷燕以祇天戒其夏  
日食上䟽論修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爲疑似之  
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爲  
絳侍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  
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紹聖元年三月辛丑  
晦以疾卒官年五十八天性純孝居太尉喪廬墓側三  
年事叔父盡其道教諸弟以友愛上下敦睦靡有間言  
爲人端厚方重望之可畏卽之謙恭虛已常若不足修  
身治家居官立朝與朋友交一以至誠再守亳亳人懷  
其德爲之立祠亳大饑公開倉賑濟量口賦粟五月而

止民無菜色在潞以鄰境荒歉流民至者盈路公勞來  
安定日爲食而食之一日食饑者至暮不暇食遂感疾  
猶強視事未終前二日禱雨拜不能興憂民之心瞑而  
後已初受學于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于忠信公  
終身力行之後又從程伯淳正叔二先生于洛陽其所  
聞以格物致知爲正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公  
服行之造次不忘見善勇如責育惟恐不及見不善如  
避水火常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  
力排異端以扶聖道家資素厚所取甚薄仕至朝列猶  
糲食不足後歷清顯其自奉如故時娶王氏封仁壽縣

君子純之假承務郎其年五月葬公偃師先塋之次來請銘銘曰嗚呼公揆誠明篤實行直而方居則慎獨靡有作輟道學之強正色于朝見義能勇志氣之剛我思古人庶見來者今也則亡其名在人其事在史愈久而光所村之原前洛後邳永固其藏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道既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于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于神明在家在邦

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于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于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異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今君復往使予踽踽于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却山之陽歸附先宅思半生之深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遺事 四條

公揆昨在洛有書室兩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書天

道之要一書仁義之道中以一榜書毋不敬思無邪中

處之此意亦好見程氏遺書

朱公揆上殿神考欲再舉安南之師公揆對願陛下禽獸

畜之見龜山語錄

十一月三日朱給事封還劉丞相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

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而不辭六月

中丞鄭雍攻朱乞正黨與之罪八日公揆以本官再知

亳州呂相以其召而不至又不悅其封還麻制故但以

本官出兼中殊不怒也見王彥錄繫年錄

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

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

朱公揆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

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

業未易到也見胡文定公集

伊洛淵源錄卷第七終

伊洛淵源錄卷第七終

正宜堂

伊洛淵源錄卷第八

莆田黃 際庭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全校

晉江史大範子疇

平和汪奇猷嘉仲

劉博士

墓誌銘

李 籲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侍從諫官御史各舉經明行修可充  
內外學官者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講韓公維以開封府  
陳畱縣尉劉絢名聞授京兆府府學教授侍御史王巖

叟今正言朱光庭又皆言近春秋學廢已久絢少通春  
秋宜爲博士詔復以君爲大學博士及就試不幸有疾  
猶勉力學校論議不倦學者多親之病甚請外未報以  
二年六月十二日卒于官自公卿大夫師友學士莫不  
傷之噫其傷也豈私乎哉蓋以純學懿行君子爲難得  
也君字質夫先世常山人曾祖諱懷寶贈光祿少卿祖  
諱舜卿尚書虞部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以仕宦  
始家河南其後因葬焉父師旦今爲朝散大夫致仕妣  
安仁縣君余仲姑也君生質明粹長而溫恭自髫鬣時  
已有老成器結髮卽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君

所授有本末所知造淵微知所止矣孜孜焉不知其他  
也天性孝弟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  
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外雖溫然可親遇事  
剛毅自立其質之美學之力也如此明道常謂人曰他  
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君幼  
以祖蔭得官少嘗應進士舉再至禮部後不復爲也初  
仕河南府壽安主簿尹召府中且俾勾稽公厨賓客之  
費凡尹之子弟預者皆計而償之尹始不悅卒以此善  
公臨事不苟率類此元豐中移潞之長子令邑俗淳古  
而公又誠愛公家負逋不施箠扑以期而集有一夫貧



甚自言未有以償公惻然爲寬其期鄉人遂以代輸終其去遂不答一人歲旱田稅十當蠲七八府遣官覆視所蠲才二三君力爭不能得乃封還其榜請改之不聽民詣闕訴詔遣通判躬按卒得如君言府由是憾君乃以公事置公罪丁安仁縣君憂父老數千百人送至郡境君重謝遣皆涕泣而還富文忠語人曰劉絢古縣令也舉予之所見者一二槩可見矣惜乎朝廷方知而用之年纔四十三而沒平生蘊積見于時及于物者固未博是可傷也已沒時家無千錢諸君士友相與賻之始克歸葬河南府偃師縣洛南鄉土中村北邙原先塋之

次其年十月十九日也君之爲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忘學旣病與予言曰每齋悶時正坐端意氣卽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同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君自幼治春秋其學祖于程氏專以孔孟之言斷經意將沒之時尚以例類質于大夫君平時有遺藁未就將終啟手足自盥齋猶道詩書語安然而逝可謂力學者也君與人俱學有所知惟恐不與人共也予晚始聞善類君以告語者多矣今予之悲豈特親戚之情乎君娶白氏屯田員外繹之女子男一人伯順銘曰嗚呼質夫不可得而見也學

以致道蓋如子者鮮也養之溫溫淳乎善也發之鏗鏗  
堅不變也嗟世習非滔滔競逃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尚  
豈若子安而蹈之進以知止本以不欺其出無惑歸生  
曷疑猶身之長日益莫知試其所遭乃審所持久久內  
明見于融怡德未大施君子是悲彼而不知我何說為  
人有知之起以此詩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學  
于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  
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游吾門者

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  
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  
以惜子者豈止游從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  
薄奠以叙其哀

遺事 五條

劉質夫久于其事自小來便在此 見程氏遺書下同  
質夫沛然

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每有人問伊川必對曰已令劉絢  
作自不須頤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川曰却  
須著頤親作竟不以示人伊川沒後人方見之又有蜀



人謝湜解春秋來呈伊川伊川曰更二十年後方可作

見和靖語下同

今人多說曾見伊川又曰他自某人處傳得伊川學焯昔

見李端伯作劉質夫墓誌有記伊川語曰斯人之志吾

無疑矣然質夫春秋傳成伊川却親作何邪謂孔子謂

賜可以言詩惟復三百篇皆與孔子見同惟復指當時

一事今不可便謂子貢盡得孔子言詩之道今要箇劉

質夫豈可復得然爭說我得伊川學哀哉

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見侯子雅言

李校書名顓字端伯緱氏人元祐中為秘書省校書郎嘗記二先生語一編號師說伊川稱之而

祭文亦有傳學之語蓋自劉博士外他人無此言也

祭文

伊川先生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倣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為有力焉質夫於子為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氣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為奠以叙其哀

又

呂正字

嗚呼識子于南山渭水之曲知子于洛陽夫子之門風期

自振于流俗問學不異于淵源子之胸中閱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子與人交洞照其情和而不流時靡有爭子之于事如控六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予求友于四方顧所得之幾希志或同而才之不足才或高而志與之違子敏且強予心子契謂其有年以立斯世嗟如之何皇天降災夭于中道使不得盡其才質天之賢予聞有素昔予見之傾蓋如故迺得與子情親義敦定交莫逆不啻弟昆天不憖遺質夫且死同其弔傷有子與子子疾繼作予為汝憂子罹親喪既歸莫留別未踰月子訃亦至驚疑恍惚若有所失不意二子之賢而一

朝至此道之難行我今知之人之云亡孰知我悲子之往矣天不相矣恍矣惘矣予奚望矣哀哉

遺事 二條

李端伯相聚雖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

已也

見程氏遺書下同

楊遵道問因見李籲錄明道語云大則無所在剛則不屈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却與先生說別如何伊川云先兄無此言舊當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才聽得轉動便別舊見只有李籲本無錯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

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

藍田呂氏兄弟

寶文名大忠字進伯丞相倣公之兄元符末以寶文閣直學士卒實錄有傳不載其學問源流今不

復著但遺書中見其從學之實

宣義

行狀畧

君諱大鈞字和叔姓呂氏其先汲郡人自祖而下葬藍田故今為京兆人嘉祐二年以進士中乙科授秦州司理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事以諫議授果州乞代親入蜀移知綿州巴西縣事未赴旋以諫

議致仕移疾不行丞相韓公絳宣撫陝西河東路辟君掌書寫機宜文字府罷除福州候官縣故相宣靖曾公出鎮京兆薦君知涇陽縣皆不赴久之丁諫議憂服除復閒居數年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任意講道勸義以教育人材變化風俗推其在已者以驗諸人將自期德成而致用也居無何士大夫皆惜其賢而不用以為不仕無義由是多強君起不得已造朝大臣薦以為官邸教授非其志也會仲兄龍圖閣直學士大防知永興陳乞監鳳翔府造船務新官改宣義郎朝廷問罪西鄙邸延路轉運司特請君行

師出暴露君臨事竭力不弛厥勞人勸君以他辭免而君義不辭難也以元豐五年夏六月癸酉感疾卒年五十有二君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已任所知信而大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而君之所趨蓋亦未見其止也蓋大學之廢絕久矣自扶風張先生倡之而後進蔽於俗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由是寂寥無有和者君子先生爲同年友及聞先生學于是心悅誠服賓賓然執弟子禮扣請無倦久而益親自是學者靡然知所向矣先生之學大抵以誠明爲本以禮樂爲行衆人則姑誦其言而未

知其所以進于是焉君卽若蹈大路朝夕從事不啻饑渴之營飲食也潛心玩理望聖賢之致尅期可到而日用躬行必取先生之法度以爲宗範自身及家自家及鄉人旁及親戚朋友皆紀其行而述其事丁諫議憂自始喪至于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爲者而居喪之節鉅細規矩于禮雖昆弟共行之而君特勉執之彌謹由是僚友稱其孝世人信其誠又推之祭祀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混習俗粲然有文以相接人咸安而愛之蓋君之所行雖以禮爲主要欲其學立其守而又樂爲人語故人皆由其教而說其義自是比比皆知禮爲可

行者君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一日聞先生說遷其素志而前日之學博而以約卽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斂而得之尤多愛講明井田兵制以謂治道必由是悉撰成圖籍胸中了然若可推行又嘗作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獻槩可見其志矣君旣感疾一日命內外灑掃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沒則德性所養可以想見矣旣卒其孤尚在鄉里夫人种氏治喪一如君所以治諫議之喪凡委巷浮屠煩鄙不經之事一不用于是延之學士大夫驚歎君之家法以見君之道固行于妻子矣子義山傳其父學蚤有立

志

墓表銘

范育

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于心心之所知者踐之于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世行云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于

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子先生爲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于進德且謂者勉之當自悟君乃信也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聞已也雖先生亦歎其勇爲不可及始居諫議喪衰麻斂奠葬祭之事悉捐習俗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寢行于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

之志旣克少施而于趨時求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造約爲先務矣先生旣沒君益修明其學將援是道推之以善俗且必于吾身親見之旣而曰有命不得于今必得于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而已旣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試而不悔始也急于行已旣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可樂始也嚴于率人旣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于此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于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于無用



正字

名大臨字與叔學于橫渠之門橫渠卒乃東見二先生而卒業焉元祐中為太學博士秘書省

正字范內翰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為講官不及用而卒有易詩禮中庸說文集等行世

祭文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誨之以至宦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于其亡也得無慟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為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為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子之婦翁張天祺

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為壻矣其為人所重如此子于窮達死生之際固已了然于胸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亡也將與物為伍邪將與天為徒邪將無所通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今獨以喪事為告子之柩以方暑之始將卜辰歸柩于先塋乃擇明日遷於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山實為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雍行錄

伊川先生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

王宜堂

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乃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于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爾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

遺事 十一條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于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于終不聞乎

見程氏遺書

呂進伯甚好但處事太煩碎如召賓客亦須臨時改換食次吾嘗語之曰每日早晚衙纔覆便令放者只爲定故也凡事皆有恁地簡易不易底道理看得分明何勞之有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進伯好學初理會箇仁字不透吾因曰世人說仁只管著愛上怎生見得仁只知

力行近乎仁力行關愛甚事何故却近乎仁推此類具言之進伯因悟曰公說仁字正與尊宿門說禪一般晉伯兄弟中皆有見處一人作詩詠曾點事曰函丈從容問且酬展才無不至諸侯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對春風詠不休一人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及類併獨立孔門無箇事只輸顏子得心齋見上蔡語錄馬涓巨濟狀元及第為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晉伯為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為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晉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其他之時謝良佐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

為伊川程氏之學晉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謝顯道為講論語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按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為己之學不可後為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為得師後立朝為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見邵氏聞見錄呂晉伯帥秦時倅之子張瞻景前時往問學後入大學求書見汲公晉伯云微仲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見呂氏雜誌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鎮密有所不逮于與

叔見程氏遺書下同

和叔及相見則不復有疑既相別則不能無疑然亦未知  
果能終不疑不知他既已不疑而終復有疑伯淳言何  
不問他疑甚不如劇論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于秦俗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  
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向風

巽之凡相見須窒礙蓋有先定之意和叔一作與叔據理合滯

礙而不然者只是他至誠便相信心直篤信巽之范侍郎育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  
有說了更不肯回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

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  
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

拘迫則難久也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呂與叔以門蔭入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

德見呂氏雜誌

伊洛淵源錄卷第八終

伊洛淵源錄卷第八

玉瑄堂



伊洛淵源卷第九

莆田黃 際庭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羅源陳紹濂尚友 全校  
晉江史大範子疇

尤溪劉鴻畧渭三

蘇學士

名昞字季明武功人亦橫渠門人而卒業于程氏者元祐末呂進伯薦之自布衣召為博士後坐上書邪黨竄鄱陽今無以考其言之詳特載呂公薦狀如左云

奏狀

呂正字代伯兄作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之學為門人之秀秦

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  
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  
罔上不忠之罪

遺事 三條

季明安

見遺書

蘇季明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訪焉既  
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焯嘗問季  
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  
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  
以焯言爲然先生曰名言名言

見培陵  
記善錄

後世司言責者于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言者則顛倒錯  
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衆矣不知其要者  
依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  
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  
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  
殿鬱岩甍瓦縫參差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  
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于世然在館中半年卽去後  
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卽去也朝廷  
事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  
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

見胡氏  
傳家錄

謝學士

名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察院楊文靖同

時受學歷仕州縣建中召對除書局官後復去為筦庫以飛詔坐繫詔獄褫官有論語說文集語錄行于世游公為誌其墓今訪求未得

遺事

明道初見謝子語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見上蔡語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

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

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

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見祁寬所記尹和靖語

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

不止試于太學顯道對曰蔡人尠習禮記決科之利也

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于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

高識曷嘗規規于貨利哉特于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

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于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

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

也顯道乃止是歲亦登第

見程氏遺書下同

蔡州謝良佐雖時學中因議州舉學試得失便不復計較

明道謂謝子雖小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

泚憤悱如此

見侯子雅言

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掞不語伊川

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

見程子外書

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先生舉史書不

遺一字明道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

語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却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

看明道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

省悟却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

見胡氏傳家錄

昔日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是禮與非禮者昔日學

時只垂足坐不敢盤足又云昔者用功處甚多但不敢

說與諸公恐諸公以謂須得如此

見上蔡語錄下同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

功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

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

點頭因語坐同志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胡文定

公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

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

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

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

褐時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

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



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在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椽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或問謝子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故

做工夫棘難捨底棄却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為合要用却並無健羨底心

舊多恐懼常於危階上習又曰六文一管筆特地寫教不好打疊了此心

釋氏只要箇絕念某初得似釋氏明道問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何慮一句伯淳曰有此理也只是發得太早

問太虛無盡心有止安得合一曰心有止只為用他若不用則何止吾丈莫已不用否曰未到此地除是聖人便不用當初曾發此口被伊川一句壞了二十年曾往見

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如何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副得去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是會煅鍊得人說了又却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聞此語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却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難開然此二十年間見知識却煞長

按前段與此小異蓋前曾氏所記而此段胡氏所記也未知孰是姑兩存之

馮忠恕聞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以是質

於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授澠池令來洛見先生留十餘日先生謂焯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焯即往問焉顯道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聞先生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某見得它也是如此雖甚喜之但不聞此語耳

見涪陵記善錄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見程氏遺書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



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  
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見上蔡語

謝先生監西竹本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  
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  
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  
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款其講說已而具飲酒五行  
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  
者與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其在斯某在斯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曰固相師之  
道也夫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  
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見上蔡語錄後

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自體認一箇  
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為釋氏是自家原  
不曾有見處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眼前  
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有問則歷歷言之西  
人氣直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

見胡氏傳家錄

游察院

墓誌記

楊文靖公

予昔在元豐中受業于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  
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公諱醉字定夫建州建陽人初  
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于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  
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  
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知扶溝縣事先  
主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  
之召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于是盡其  
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  
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于師門見稱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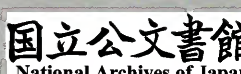
此其所造可知矣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  
用侍臣薦召爲太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  
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  
士有疑議與之叅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爲府學教授  
未幾還朝復秉鈞軸卽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  
公亦請外矣除簽書齊州判官廳公事丁太中公憂服  
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卽位召還爲監察御史出知和  
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知漢陽  
軍以親老再乞官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  
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謫守衝罷歸

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縣車轅嶺之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蒞官遇僚吏有恩意與人樂於自盡而無傲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十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于征歛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大無虛日所至騷然公歷守

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友娣姒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治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先公卒子男七人搗擷掇握損揆拂女歸某之子適有中庸義一卷易說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

遺事 五條

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然頴悟見程氏遺書游酢于西銘讀之已能不逆于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



意思便道一作到中庸矣見外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

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見程氏遺

書下同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

變也

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

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

于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于聖人吾文既從

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間必無滯闕

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

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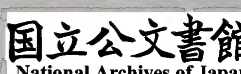
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

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嘗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

書故誡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乃佛書自不以為

然者也見呂氏雜志

伊洛淵源錄卷第九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伊洛淵源卷第十

莆田黃 際庭聞

羅源陳紹濂尚友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

晉江史大範子疇 全梭

尤溪劉鴻畧渭三

楊文靖公

墓誌銘

胡文定公

自孟子沒遺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窺見間隙遂入中國舉世傾動靡然從之于是人皆失其本心莫知所止而

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道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與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公諱時字中立姓楊氏既沒踰年諸孤以右史呂本中所次行狀來請銘謹按楊氏出于弘農爲望姓五世祖唐末避地閩中寓南劍州之將樂縣因家焉公姿稟異甚八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積學淳涵涵浸人莫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調徐州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虔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雁外

艱除喪遷瀛州防禦推官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宣德郎知杭州餘杭縣遷南京宗子博士會省員知越州蕭山縣提點均州明道觀成都府國寧觀後例罷差監常州市易務公年幾七十矣是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以爲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則以秘書郎召到闕遷著作郎及對陳儆戒之言除邇英殿說書公知時勢將變遂陳論政事其畧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



伊洛源錄卷之十  
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爲盜夫信不可去急于食也宜從前詔嘉祐通商權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錢如故而權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權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犴狴宜卽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于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般之舊和預買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

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收騎已入寇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于收人心邊事之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誤國之罪宜有所歸西北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不可數計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會淵聖嗣位公乞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首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何賴焉乞正典刑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爲三路總帥金人侵疆棄軍而歸

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逃去大河天險棄而不守金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于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闖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擢右諫議大夫金人厚取金帛又遂賂以三鎮遂講和而去公上疏曰河朔朝廷重地三鎮又河朔要藩今一旦棄之賊廷以二十州之地貫吾腹中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戒馬疾驅不數日而至此非經遠之謀四方勤王之師踰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不可不慮也如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守今若以兵躡之使腹背受敵宜可

為也朝廷欲專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狂賊乎夫要盟神不信宜審處之無至噬臍于是淵聖乃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屢進屢却公又言聞金人駐兵磁相劫掠無算誓書之墨未乾而叛不旋踵肅王初約及河而反今挾之以往此叛盟之大者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今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于前吾以重兵擁其後此萬全之計望斷自宸衷無惑浮言而議者不一故終失此機會于是太原諸郡皆告急矣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种師道軍民從之者數萬人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于衢且請以禮起邦彥公

言士民伏闕詬罵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出于一時  
 忠憤非有作亂之心無足深罪李邦彥首畫遁逃之策  
 捐金割地質親王以主和議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  
 使失辭惟金言是聽此二人者國人之所同棄也今敷  
 告中外乃推平賊和議之功歸此二人非先王憲天自  
 民之意宜收還榜示以慰人心邦彥等既罷趙野尚存  
 公復言野昔嘗建言請禁士庶以天王君聖為名者上  
 皇後以為諂諛之論廢格不行而野猶泰然不以為耻  
 乞賜罷黜上皆從之或意太學生又將伏闕鼓亂乃以  
 公兼國子祭酒遂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

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  
 突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啟之也謹按安石昔  
 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始即  
 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  
 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  
 不為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  
 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為  
 亭上寶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  
 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象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  
 而不為侈按此章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

御批通鑑輯覽卷之十一  
 王言室

後艱耳而安石獨爲此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窮極淫侈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其害豈不甚哉乞正其學術之謬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遂降安石從祀之列諫官馮漸力主王氏以疏詆公又會學官紛爭有旨皆罷卽上章乞出除給事中章又四上請去益堅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又懇辭職名不當得有旨楊某學行醇固諫諍有聲請閑除職累月懇辭宜從其志以勵廉退改徽猷閣待制上卽位除工部侍郎論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上然之除兼侍講二年以老

疾乞出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四年上章告老從之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三葬本邑西山之原近臣朱震奏公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辯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據經論事不媿古人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乞下本州抄錄仍優恤其家有旨贈官賻以金帛娶余氏贈碩人先卒子五人廸早卒迺適造已仕女四人長適陳淵次陸棠次李郁次未嫁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公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閱深見于外者簡易而

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啞聲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渚官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闕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衣雖狐貉緇袍皆適于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居處雖弊廬厦屋若皆可以託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增豆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

僚厄窮遺佚若將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遠矣凡訓釋論辯以闢邪說存于今者其傳寔廣故特載宣和末年及靖康之初諸所建白以表其深切著明而公之學于河南小嘗試之其用已如此所謂援而止之而止必有以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豈不信乎世或以不屑去疑公蓋淺之爲丈夫也銘曰天不喪道文其在茲惟天之命尸者其誰孰能識車中之狀意欲施之兄弟而處並爲世師偉茲三賢濶步共馳有學術業顏其餒而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

砥柱不欹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嗟彼奸罔讒言詆欺我  
扶有極人用不迷奚必來世判其是非有援則止直道  
何疵不勉而和展也可夷河流在北伊水之湄誰其似  
者訂此銘詩

龜山誌銘辯

宏問何故西方之傑窺見閒隙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既  
沒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  
人耕種佛之徒如達磨輩最爲桀黠見此閒隙以爲無  
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  
拱手歸降不能出他圈攢

宏又問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何故却言人人  
失其本心莫知所止答曰釋氏自言直指人心見性成  
佛吾却言失其本心莫知所止大道懸遠宏又問何故  
懸遠答曰昔明道先生有言以吾觀於儒釋事事是句  
句合然而不同宏又問既云事事是句句合何故却不  
同答曰若于此見得許汝具一隻眼

宏又問據楊氏家錄稱先生不欲爲市易官呂居仁亦云  
辭不就今誌中何故削去不就二字答曰此是它門未  
曾契勘古人出處大致若書不就兩字便不小了龜山  
差監市易務卽辭不就除秘書省校書郎却受而不辭

似此行徑雖子貢之辯也分說不出來今但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卽古人乘田委吏之比意思渾洪不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個活底楊龜山也并遷著作郎并邇英殿說書只一向袞說將去不消更引高麗國王事說他龜山前代如伍瓊亦嘗薦諸賢于董卓卓召用之除申屠蟠外諸賢皆至或旬月遍歷三臺而無非之者此亦是有底事不足爲文飾也

宏又問攻王氏一章却似迂濶何故載之答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膽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道之辭皆破矣

宏又問或說龜山被召過南京見劉器之劉問此行何爲龜山曰以貧故劉曰若以貧故則更不消說答曰傳言如此未知信否若據吾則不然劉若問此行何爲但對曰老年無用處且入這保社它若更問還有轉身一路否但曰料得無處分說一任傍人點檢不然者若問此行何爲只答云竿木隨身亦自脫灑

宏再問何故載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答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決非惠遠所能招劉雷之徒所能友也觀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可知其爲人故提此一句以表之而龜

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系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但深味心則遠矣一句卽孟子所謂所欲不存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氣象亦在其中矣宏又問如何是心則遠矣答曰或尚友古人或志在天下或慮及後世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皆所謂心遠矣

宏又問行狀云陳公瓘鄒公浩皆以師禮事先生何故不載答曰凡公卿大夫之賢者於當世有道之士莫不師尊之其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如後進之于先達或年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故稱先生若韓子之于盧仝歐陽永叔之于孫明復是也其一如子弟之于父兄

居則侍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子貢魯子之于仲尼近世呂與叔潘康仲之于張橫渠是也今一槩稱以師禮事先生恐二公之門人未達故不復書大觀庚寅在都城嘗見了翁與龜山書稱中立先生初亦疑之後乃知字者親厚之意先生者高仰之稱也亦可見矣兼龜山道學自爲當世所高而誌中已稱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矣不必更引二公以爲重

宏又問行狀云胡公之徒實傳其學此事如何答曰吾于謝游揚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若論其傳授却自有來歷據龜山所見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聞



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發汝但觀吾春秋傳乃是白頭六十歲以後所著必無大段牴牾更有改易去處其書十萬餘言大抵是說此事試詳閱之必自知來歷矣

答陳幾叟書

龜山誌銘初不敢下筆以情意之厚義難固辭故不得已勉強爲之世人之知龜山者甚多而疑謗之者亦不少故安國諭其行已處自飲食衣服居處之際至于若將終身不改其樂事皆有實以折服衆多之口至其大畧又用語孟正蒙三說爲證故措辭雖不工而意却有所王只如差監市易務事乃平生履歷故不可闕若據龜

山所言却甚明白雖書不就無害也但行錄乃言不欲爲市易官于語脉中轉了龜山之意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爲須當削去不就二字夫年已七十欲爲堯庫卽見得遺佚阨窮不憫怨之意正要此一句用豈可不書乎其後以秘書召遷著作郎等事此正謂援而止之而止者也夫援而止之而止未有是處而龜山獨稱爲仁者特以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耳故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此事它人不能言而龜山獨能言之又時然後發所以尤可貴耳當時宰執中若能聽言委直院吳元忠輩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決須救得一半不至

如後來大段狼狽也若龜山此舉可謂老婆心切矣世人  
不察其用心之所在知之者見其赴召則曰此御筆也  
夫違御筆者以大不恭論自政和末年以來已是海  
行指揮豈可以此定賢者之出處以其不可違而就召  
假有論及申屠蟠笑而不答之事則又何辭以對故龜  
山之赴召非畏海行指揮乃懼天下之人在塗炭之中  
而有惻然不忍人之心是以不屑去耳故安國于龜山  
宜和靖康中諸所建白詳載其本末所以致其區區之  
意破紛紛之議使天下後世疑謗者莫不自消釋矣其  
章疏中所論王氏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

術又卽一二事以明之此真拔本塞源者也幾叟何以  
尚言猶是一時之論乎五經皆空言也雖不如春秋一  
句卽是一事然明理以垂訓以待後之學者豈曰小補  
之哉故說者以謂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此亦  
互相發耳誌中又載近臣所論闢邪說以正天下學術  
之謬所著三經義辯有益學者夫以義辯爲有益則新  
義之爲害可知故誌篇之末獨言凡著述論辯其存于  
今者非見諸行事故因此語反覆證明諸所建白之尤  
爲深切耳而著述論辯之功自在若以爲緩辭則誤矣  
故安國意不欲有所改更必欲更之但曰著述論辯存

于今者其傳浸廣可也公更思之如何

記差市易務事始末

陳淵

龜山宣和四年既罷祠官貧甚不果赴部郭慎求在朝以

書問所欲公年已七十矣

癸巳生宣和四年歲在壬寅年已七十

答以老

不能辦事惟求一筮庫為貧耳慎求得書詢吏部見闕

監當官近毗陵未差者吏部報以常州市易務即為求

得之馳以告公慎求初亦不知前一日為人所授公聞

之曰非見闕固于吾事無濟然市易事吾素不以為然

縱便得祿其可就乎蓋慎求不察吾意耳五年秋末果

退闕因傅國華之薦召赴都堂審察即以足疾辭不赴

六年國華又以前請未行再薦遂以秘書郎召對且御

詔若辭者坐罪乃不克免先是傅國華奉使三韓得旨

許于經由三路凡人材可薦者薦之不限以員及歸具

奏臣往來京西淮浙人材可薦者甚多然抱道處晦無

如楊時者願以所得薦三路人材薦此一人上亦聞公

名故始召審察又召上殿云若謂監市易務不就除秘

書郎即就即非同時事失其實矣今削去不就二字為

當更恐欲見其實故具之然如市易務方待闕未上雖

不見于墓誌亦可也

行狀畧

呂舍人

虔守楚潛議法平允而遙判楊增多刻深先生每從潛議  
增以先生爲附太守輕已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  
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潭州瀏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  
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  
蔡京方相貴盛母前葬餘杭用日者之言欲浚湖潄水  
爲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  
老人人以為不便卽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自化人人圖畫  
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或說當世貴人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力引耆德老成置上  
左右開導上意庶幾猶可及也會路允迪傅墨卿使高  
麗高麗王問兩人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兩人對方召赴  
闕矣及還遂以名聞因勸政府宜及此時力引先生政  
府然之遂以秘書郎召及對陳儆戒之言上嘉納焉  
太原被圍朝廷遣姚古救援古逗留不進先生上言乞誅  
古以肅軍政又率同列上疏論蔡京王黼童貫等罪惡  
或死或貶乞罷宦者典修京城事且錄五代史傳以進  
朝廷置詳議司議天下利病先生以為三省政事所出  
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小生未必賢

于六曹長貳也朝廷從其議又乞褒復元祐名臣凡在  
黨籍者力辯宣仁誣謗乞復元祐皇后位號凡所論皆  
切當時要務

太學諸生詣闕上書議者疑其生事微亂先生卽見上言  
諸生欲忠于朝廷耳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爲  
之長貳卽自定矣淵聖喜曰此無逾卿者矣卽命先生  
兼國子祭酒

今上卽位本中之先君子初在政府首爲上言先生之賢  
于是除工部侍郎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爲崖異絕俗  
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  
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  
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  
衆而先生獨歸間居累年沉浸經書推廣師說窮探力  
索務極其趣涵蓄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于前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  
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

遺事 九條

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  
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

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于是同行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惟有謝楊二君長進

見龜山語錄

楊時于新學極精今日一有所問即能知其短而持之介甫之學大抵支離伯淳嘗與楊時讀了數篇其後盡能

推類以通之

見程氏遺書

伊川答楊中立論西銘中立書尾云判然無疑伊川曰楊

時也未判然

見神寬所記尹和靖語

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

人氣象亦相似

見上蔡語錄

先生曰官司設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辭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也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惜不與之愛惜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

答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方  
官散青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罔民財者  
悉有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  
亦必以妓樂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往民

聞得錢遂用之有力

見龜山語錄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  
者余為瀏陽日方為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饑踣于道者  
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于吾境者無  
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為恨  
元城劉公問胡瑗曰毗陵莫常得書中立安否曰楊先生

近有除命以秘書郎召對公曰誰所薦瑗曰傳聞是蔡

攸公曰此曹立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

見道護錄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有疑安國

獨以為以明道先生之心為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履而

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造

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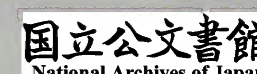
知之者知其文

以為蔡氏所引此公無求于人蔡氏焉能挽之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

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

席朝夕咨訪禪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

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又答胡應仲書



伊洛淵源錄 卷之二  
云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裼裸裎不以爲浼見胡文定

公集

昔西南夷人嘗以梅聖俞雪詩織布而永叔只于野錄載之其事不入誌銘然則姓名爲蠻夷君長所知豈足道哉龜山行狀中載高麗國王事所以不得書也見胡氏傳家錄

遵道墓誌銘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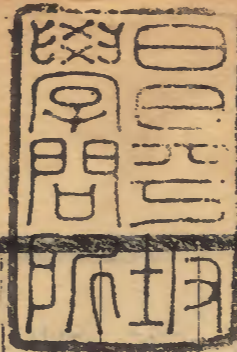
此昔先君子吏部府君所作

公諱廸字遵道爲髫兒已能力學指物卽賦凜然如成人既冠益貫穿古今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無喜愠色至急人困乏而樂其爲善則矯然敢爲必極其意而後已與人辯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永解的破聞者欽

聳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故無賢不肖愛敬之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里有貨訟不決者連年公一言而兩家爲之平其誠信于人如此遊太學聲出等夷一旦棄而不顧抱經遊于伊川之門以藐然少年周還羣公之間同門之士咸斂手以推先伊川少然可雅器許之伊川答龜山書曰令子名廸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于易春秋尤精詣崇寧三年以疾卒予不及識公自來閩中多從龜山門士遊間論近世學者至公皆曰吾不及也謹爲之銘銘曰斯文盛衰天實命之有嗜其徑異端乘之道堙不治以與世違有志于得俗學昏之以見自私乖戾莫施孰爲毅然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終  
莫乘莫婚天蓋祐之使與斯文屹屹龜山淵源伊洛如  
星之斗以表後學公爲之子妙質夙成目濡心淳食息  
訓經不躐不陵師訓是程軌道以趨不畔墨繩行滿鄉  
黨世孰知之遺文蔚然不可瑕疵胡不百年以究其業  
齊志莫陳方壯而折天其或者尚相公子我銘幽竈以  
告來世



伊洛淵源錄卷第十終

